

从奇数、偶数看中日数字的使用偏好

白蕊

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, 中国·云南 昆明 650092

【摘要】数字既是语言学范畴的数量词,也是社会文化范畴内的一个特殊存在。本论文将此从中日两国人民对数字的偏好入手,分析数字背后所蕴含的人类发展的世界观、哲学观、宗教观、价值观和审美观。总结中日两个通过数字偏好所反映出的民族文化特点。

【关键词】数字偏好; 奇数; 偶数

1 引言

在语言学中,数字又被称为“数词”,作为一个名词的独立分支,专门表示物品、事物的数量。但是,除了作为数词的功能外,在人类长期使用的过程中,数字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,拥有较宽的文化视野。所以,数字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数值符合,而是反映出了在人才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世界观、哲学观、宗教观、价值观和审美观,并具有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。

数字在古代人民的世界观中,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。宇宙的形成、万物的关联,在探究这些复杂的哲学问题时,都不乏数字的身影。所以,数字被赋予神秘的气质,并被各个民族所膜拜。数字的使用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特色,并且其偏好选择与各民族的文化根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因而,每个民族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数字观。

2 中日奇数、偶数使用偏好的对比

2.1 中国偏好偶数,日本偏好奇数

语言反映了某个社会的历史、文化和习惯,具有鲜明的社会、地域和时代属性,积淀了民族的智慧,凝聚了民族的特色历史和文化。数字作为语言的一个分支,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,并体现了相应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。

在中国周代,人们通过蓍草的数量的奇偶来占卜吉凶。在著名作家朱自清的《经典常谈》中关于蓍草占卜有过如下描述:“取一束蓍草,通过点数草的数量为奇数还是偶数或许可以来判断吉凶。古代人视数字的变化为神秘的天道。数字的连续、循环和奇偶,都时刻撩拨着人们探究的好奇心。当时的人们,正是相信数字具有特殊的力量,所以在巫术占卜中都频繁使用数字。而我们这些普通人,直至今日,仍然讨厌奇数,偏爱偶数,或许也是受到巫术的影响吧。”在现今中国人的观念中,依然偏爱偶数,认为偶数才是最圆满、美好的数字。为何如此偏好偶数,正是体现了中国人以偶数为美、以偶数为吉的独特世界观和审美心理。因此,在所有的文化领域和文明活动中,都将偶数为佳、偶数为美的审美观发挥到极致。

众所周知,中国人偏爱偶数,而日本人却偏爱奇数。从古至今,日本人视奇数为阳,都认为奇数是非常吉利的数字。例如,在日语中「饞別」一词,用于表示给临别远行、工作调动的人赠送的分别礼物。通常日本人会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,自己与分别对

象的亲疏远近程度来决定馈赠礼金的多少。但是,无论礼金金额的多少,都必然凑成奇数,多为3千日元、5千日元、7千日元、1万日元、1万3千日元、1万5千日元。并且,馈赠礼金的礼金袋上所装饰的彩绳数量也为奇数。

2.2 代表奇数“九”

在中日两国人们的数字观念中,对于数字九的理解和认知十分相似。数字八在日语中包含着“包含万物、广博无边”的意义。但是,在中国这一概念是由数字九来表示。日本认为数字八是一个无限数,无法估计具体数量,而中国的数字九也拥有无限、不可估量的语义。

在中国,因为数字九与“久”同音,寓意吉祥之事长长久久。所以,一直被认为是吉祥数字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,数字九拥有神秘的色彩,对于数字九的迷信源自对上天的崇拜,对龙的崇拜。在《说文解字》中关于数字九,有如下注解:“阳之变也。象其屈曲究尽之形。”此外,古代曾有学者考证,数字九最原始的意义源自“九头之龙”。在《易经》中,把一到十分为奇数和偶数,按照中国古代“阴阳”的说法,奇数为阳,偶数为阴。奇数象征天和阳性事物,偶数象征地和阴性事物。数字九在奇数中最大,代表至高权力,所以,在《易经》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,被作为八卦中的第一卦。于是,古人便以数字九代指天,称数字九为“天数”,因而天与龙也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用数字九来附会帝王,与帝王有关的事物也多与九有关。帝王之位称“九五”,帝王称“九五之尊”。历代帝王皆自称为“真龙天子”,为了显示自己是君权天授,故而将自己以及周边事物都与数字九相关联。为了自己的“万岁”和政权统治的“永久”,帝王们都无比热衷于数字九,将数字九作为皇权的象征,于是,任何于皇帝相关的建筑、器物都能见到数字九的身影。例如,天安门城楼其城台设五个门洞,面阔九间,进深五间。明朝永乐年间,在北京修建了九座城门,故宫房间数为九千九百九十九间,故宫太和殿高九丈九尺,故宫宫城门上的门钉,每扇门九排,一排九个,一共九九八十一。皇帝的龙袍上多绣九天金龙。天坛的众多建筑物都与数字九关系密切。在中文中,数字九是个位数字中最大的一个,在古代中国常表示最多、广博、无数的意思,如:九重天、九霄云外、九州方圆、九牛一毛等。

数字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备受青睐,但是在日本却被冠以“痛苦”之名。究其原因,在日语中“九”与“苦”的发音相同,人们特别不愿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,与痛苦不期而遇。所以,在

电话号码中出现数字九,被视为不吉利无人问津。例如,“四九”在日语中的发音与“四苦”一致。所谓“四苦”乃是佛教中的人的生、老、病、死,这四种苦难。“四九八九”的日语发音与“四苦八苦”相同。佛教云:“人生八苦,即是: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、求不得苦、五阴炽盛苦。”在日本社会中,无论是谁如果碰到着两组含有数字九的数字,都会退避三舍。

2.3 代表偶数“四”

中日两国同为汉字圈里的资深成员,在词语的发音方面也充分反映了趋吉避凶的文化心理。但是,由于中日两国语言发音并非一致,所以在通过发音来判定吉凶,也有较大偏差。在日本,数字“四”与“死”发音相同,所以为日本人所远离。日本的酒店和医院住院病房,都极力回避数字四,在日常生活中,也多选择使用”训读“读音,以期避免与”死“沾边。古代日本人对语言抱有朴素的敬畏之心。在日语中有个词叫做“言灵”,意思是“语言的魂灵”、“言语中的神”。这是日本人独有的“言灵”信仰,他们认为语言中的神有一种神秘且强大的力量,可以支配人的一生。他们坚信,一旦说出口,言语中所包含的现象无论好坏都会是实现。所以,必须谨言慎行,也才产生了“忌讳词语”。这种质朴的认知,逐渐成为民族习惯并延续至今。所以,数字四对于日本人来说,是非常犯忌讳的一个数字。

与之相反的是,中国人却偏爱数字四,视为极其重要的数字之一。中国古代,先民最初对东南西北的方位识别中,逐步建立起四方、四时乃至四象等自然观念,并无一例外地加以崇拜。在道家文化里数字四有着独特的意义,出现的也非常频繁。如,无极生太极,太极生两仪,两仪生四象,四象生八卦,可以见数字四这个双倍偶数,是非常有含蕴。由于道家文化影响深远,数字四也就很自然的被社会所青睐,因此赋予它别样的特殊意义,更加体现了中国人的偶数情结。一提到数字四,常让人联想可喜可贺之事。如四海一家、四海兄弟、四面八方、四平八稳、四通八达、四亭八当等。其中的数字四包涵圆满和美之意。

但是,随着改革开放,中国的经济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人们对于数字的理解也有了新变化,包含了更多新的含义。因为发音相似的原因,数字八备受青睐其人气直线上升。而数字四的发音略同于“死”,而逐渐被人们所疏远。特别是中国的福建地区,因为当地方言的”四“和”死“发音极为相似,所以,诸如”一二七四(你去死吧)“、“二四(儿死)“、“四五(死吾)“和”五七四(吾妻死)“等的数字表达都非常犯忌讳。

2.4 中日文学作品中的奇数与偶数

在日本文学中,“和歌”与“俳句”最具有民族特点。这两种诗歌,吸取了中国诗歌中的楚辞体,并结合了日语独特

表现了,采用音节数的韵律变化,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短小精干的诗歌形式。例如”和歌“中的短歌,共有五句三十一一个音节,是一种日本传统定型诗,格式为五-七-五-七-七的排列顺序。收录在日本和歌集《百人一首》中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吕的作品《望乡歌》”天の原ふりさけ見れば春日なる三笠の山にいでし月かも(翘首望长天,神驰奈良边;三笠山顶上,想又皎月圆。)”用短短,三十一一个音节,表达出作者望月思乡的浓浓乡愁。最为朴素的诗歌形式,才最能体现出日本文人以歌咏志的情怀。

此外,“俳句”作为日本的一种古典短诗,由“五-七-五”,共十七字音组成。日本江户时期著名俳句诗人松尾芭蕉的代表作”古池や蛙飛びこむ水の音”。通过十七个字音,将青蛙的跳跃感、古池与树林所拥有的恬静感形成鲜明反差,令人久久难忘。不论是“和歌”还是“俳句”,均使用了奇数音节作为音韵节奏。

在中国的诗词中,“五言绝句”全篇只有四句,每句五字,总共二十字。例如,唐代诗人王维的《相思》”红豆生南国,春来发几枝?愿君多采撷,此物最相思。“七言律诗”每首八句,每句七字,共五十六字。例如,唐代诗人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”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“以上两种诗歌形式都由偶数数字构成。由此可见,中国人偏好偶数,而日本人偏好奇数。

3 结语

在数字世界中,关于数字的问题无穷无尽,数字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也是多种多样。作为全世界通用语之一的数字,受到不同国家、地域以及民族的影响,反映出了独特的文化心理。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,以偶数为尊,将偶数视为吉祥数字。而日本人对于奇数的偏好,可以窥探到日本传统文化的特征。我们只有从宗教、信仰、价值观、传统生活习惯、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心理特征等方面努力理解两国间的差异,才能更好地提升自己的跨文化交际能力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赵军. 漫谈数字与文化[J]. 北京城市学院学报, 2007.
- [2]田小凤. 从数字观透析中日两国文化的异同[J].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, 2006.
- [3]卢永妮. 浅谈日本的数字文化[J]. 信息科技, 2006.
- [4]包央. 中日数字文化漫谈[J]. 日语知识, 2005.
- [5]阚欣, 杨晔. 日语中数字的文化内涵[J]. 哈尔滨师专学报, 2000.

作者简介:

白蕊(1984.12-),女,哈尼族,云南人,硕士,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,研究方向:日本语言文化、中日语言文化比较。